福田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福田論
作者：彥悰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905》

論曰：昔在東晉太尉桓元，議令沙門敬於王者。廬山遠法師，高名碩德，傷智幢之欲折，悼戒寶之將沈，乃作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，設敬之儀，當時遂寢。然以緝詞隱密，援例杳深。後學披覽，難見文意。聊因暇日，輒複申敘，更號《福田論》云：

忽有嘉客，來自遠方，遙附桓氏，重述前議。主人正念久之，抗聲應曰：「客似未聞福田之要，吾今相為論之。夫雲‘福田’者何耶？三寶之謂也。功成妙智，道登圓覺者，佛也。元理幽寂，正教精誠者，法也。禁戒守真，威儀出俗者，僧也。皆是四生導首，六趣舟航，高拔天人，重逾金石，譬乎珍寶，劣相擬議。佛以法主標宗，法以佛師居本。僧為弟子，崇斯佛法，可謂尊卑同位，本末共門，語事三種，論體一致，處五十之載，宏八萬之典。所說指歸，惟此至極。寢聲滅影，盡雙林之運；刻檀書葉，留一化之軌。聖賢間起，門學相承。和合為群，住持是寄。金人照於漢殿，像法通於洛浦，並宗先覺，俱襲舊章。圖方外而發心，棄世間而立德；官榮無以動其誌，親屬莫能累其情；衣則截於壞色，發則落於毀容；不戴冠而作儀，豈束帶而為飾。上天之帝，猶恒設禮；下土之王，固常致敬。有經有律，斯法未殊；若古若今，其道無滯。推帝王之重，亞神祇之大，八荒欽德，四海歸仁，僧尼朝拜，非所聞也，如懷異旨，請陳雅見。」

客曰：「《周易》云：‘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’《老子》曰：‘域中有四大，王居一焉。’竊以莫非王土，建之以國；莫非王臣，係之以主。則天法地，覆載兆民；方春比夏，生長萬物，照之以日月之光，潤之以雲雨之氣，六合則鹹宗如海，百姓則共仰如辰，戎夷革麵，馬牛回首。蛇尚荷於隋侯，魚猶感於漢帝；豈有免其編戶，假其法門，忘度脫之寬仁，遺供養之宏造，高大自許，卑恭頓廢，譬諸禽獸，將何別乎？必能駕禦神通，得成聖果，道被天下，理在言外。然今空事剃除，尚增三毒；虛改服飾，

猶染六塵；戒忍弗修，定智無取；有乖明誨，不異凡俗。詎應恃宣讀之勞，而抗禮萬乘；藉形容之別，而闕敬一人？昔比邱接足於居士，菩薩稽首於慢眾，斯文複彰，厥趣安在？如以權道難沿，佛性可尊，況是君臨，罔非神降。伯陽開萬齡之範，仲尼敷百王之則；至於謁拜，必遵朝典；獨有沙門，敢為陵慢：此而可忍，孰可容乎？弊風難革，惡流易久，不遇明皇，誰能刊正？忽起非常之變，易招無信之譏，至言有憑，幸垂詳覽。」

主曰：「吾所立者內也，子所難者外也，內則通於法理，外則局於人事，相望懸絕，詎可同年？斯謂學而未該，聞而不洽，子之所惑，吾當為辨。試舉其要，總有七條：無德不報，一也；無善不攝，二也；方便無礙，三也；寂滅無榮，四也；儀不可越，五也；服不可亂，六也；因不可忘，七也。初之四條，對酬難意；後之三條，引出成式。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，王不言而萬國治焉。帝有何力？民無能名。成而不居，為而不恃。斯乃先生之盡善，大人之至德。同霑庶類，齊豫率賓，幸殊草木，差非蟲鳥；戴圓履方，俯仰懷惠，食粟飲水，飽滿銜澤。既能矜許出家，慈聽入道，斷粗業於已往，祈妙果於將來。既蒙重恩，還思厚答，方憑萬善之益，豈在一身之敬？追以善答，攝報乃深，徵以身敬，收利蓋淺。良由僧失正儀，俗滅餘慶；僧不拜俗，佛已明言，若知可信，理當遵立；如謂難依，事應除廢，何容崇之欲求其福，卑之複責其禮！即令從禮，便同其俗，猶雲請福，未見其潤。此則存而似棄，僧而類民，非白非黑，無所名也。竊見郊禋總祭，惟存仰福，為尊僧尚，鄙斯不恭，如何令僧拜俗？天地可反，斯儀罕乖，後更為敘，是謂無德不報者也。法既漸衰，人亦稍末，罕有其聖，誠如所言。雖處凡流，仍持忍鎧；縱虧戒學，尚談智典。如塔之貴，似佛之尊，歸之則善生，毀之則罪積。猛以始發割愛，難而能舍；宏願終期成覺，回而能趣。斯故剃發之辰，天魔遙攝；染衣之日，帝釋遙歡。妓女聊被，無漏遂滿；醉人暫翦，有緣即結。龍子賴而息驚，象王見而止怖，威靈斯在，儀服是同。幼未受具，對揚佛旨；小不可輕，光揚僧力。波離既度，釋子服心；尼陀亦歸，匿王屈意。乃至若老若少，可師者法；無賤無豪，所存者道，然後賢愚之際，語默之間，生熟相似，去取非易；肉眼分別，恐不逢寶，信心平等，或其值真。才滿四人；即成一眾。僧既宏納，佛亦通在。食看沸水之異，方遣施僧；衣見織金之奇，乃令奉眾。僧之威德，不亦大矣！足可以號福田之最，為聖教之宗，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。若論淨名之功，早升雲地；臥疾之意，本超世境。久行神足，鹹歎辯才；新學頂禮，誠謝法施。事是權宜，式非常準，謂時暫變，其例乃多，則有空藏弗恭，如來無責，沙彌大願，和尚推先。一往直觀，悉可驚怪；再詳典釋，莫非通塗。不輕大士，獨興高跡。警彼上慢之流，設茲下心之拜，偏行一道，直用至誠，既非三慧，詎是恒式？因機作法，足為希有。假宏教化，難著律儀。大聖發二智之明，制五篇之約，廢其爵齒，存其戒夏，始終通訓，利鈍齊仰，耆幼有序，先後無雜，未以一出別業，而令七眾普行，不然之理，

分明可見。昔妻死歌而鼓盆，子葬嬴而襯土，此亦匹夫之節，豈概明王之制乎？況覺典衝邃，聖言幽密，局執一邊，殊乖四辯，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。且複周之柱史，久掌王役；魯之司寇，已居國宰。宗歸道德，始曰無名；訓在《詩》《書》，終雲不作。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鞠躬恭敬，非此而誰？巢許之風，望古仍邁；夷齊之操，擬今尚迴。焉似高攀十力，遠度四流？厭斯有為之苦，欣彼無餘之滅，不係慮於公庭，未流情於王事，自然解脫，固異儒者之儔矣，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。至如祭祀鬼神，望秩川嶽，國容盛典，書契美談，神輩為王所敬，僧猶莫致於禮；僧眾為神所禮，王寧反受其敬？上下參差，翻違正法。衣裳顛倒，何足相方！令神擁護今來，在僧祈請之至，會開咒力，竟無拜禮，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。本皇王之奮起，必真人之讬生，上德雖秘於淨心，外像仍標於俗相。是以道彰緇服，則情勤宜猛；業隱元門，則形恭應絕。求之故實，備有前聞：國主蘋婆，父王淨飯。昔之斯等，鹹已克聖；專修信順，每事歸依，縱見凡僧，還想崇佛，不以跪親為孝，計非不孝之罪；不以拜君為敬，豈是不敬之愆？所法自殊，所法已別，體無混雜，制從於此，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。謹按多羅妙典，釋迦真說。乃雲居剎利而稱尊，藉般若而為護，四信不壞，十善無虧，奉佛事僧，積功累德。然後日精月像之降，赤光白氣之感，金輪既轉，珠寶複懸，應天順民，禦圖握鏡，始開五常之術，終宏八正之道。亦宜覆觀宿命，追憶往因，敬佛教而崇僧寶，益戒香而增慧力。自可天基轉高，比梵宮之遠大；聖壽恒固，同劫石之長久。然則雷霆勢極，龍虎威隆，慶必賴兼，共使怒及。出言布令，風行草偃，既抑僧體，誰敢鱗張？但恐有損冥功，無資盛業，竭誠盡命，如斯而已，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。上以略引吾意，粗除子惑，欲得博聞，宜尋大部。」

客曰：「主人向之所引，理例頻繁。仆雖庸暗，頗亦承覽。文總幽明，辨包內外，所論祭典，尚有迷惑。《周易》云：‘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’竊以昧隱神路，隔絕人境，欲行祠法，要藉禮官，本置太常，專同太祝，縱知鬼事，終入臣伍。真佛已潛，聖僧又滅，仰信冥道，全涉幽神，季葉凡夫，薄言回向，共規閒逸，相學剃翦。職掌檀會，所以加其法衣；主守塔坊，所以蠲其俗役。才觸王網，即墜民貫，既同典祀，詎合稱寶？朝敬天子，固是恒儀；苦執強梁，定非通識。宋氏舊制，其風不遠，帷應相襲，更欲何辭！」

主人曰：「客知其一，未曉其二，請聽嘉言，少除異想。吾聞鬼者，歸也，死之所入。神者，靈也，形之所宗。鬼劣於人，惟止惡道；神勝於色，普該情趣。心有靈智，稱之曰神；隱而難知，謂之不測。銓其體用，或動或靜；品其性欲，有陰有陽。《周易》之旨，蓋此之故。殊途顯於一氣，誠言闕於六識，設教之漸，斷可知焉。鬼報冥通，潛來

密去，標以神號，特用茲耳。嚐試言之：受父母之遺，稟乾坤之分，可以存乎氣，可以立乎形；至若己之神道，必是我之心業，未曾感之於乾坤，得之於父母，識含胎藏，彌亙虛空，意帶熏種，漫盈世界。去而複生，如火焰之連出；來而更逝，若水波之續轉。根之莫見其始，究之豈覩其終？濁之則為凡，澄之則為聖。神道細幽，理固難詳矣。神之最高，謂之大覺，思議所不得，名相孰能窮？真身本無遷謝，生盲自不瞻睹，讬想追於舊蹤，傾心玩於遺法。若欲荷傳持之任，啟要妙之門，賴此僧徒，膺茲佛付，假慈雲為內影，憑帝威為外力，元風遠及，至於是乎！教通三世，眾別四部，二從於道，二守於俗。從道則服像尊儀，守俗則務典供事；像尊謂比邱、比邱尼也，典供謂優婆塞、優婆夷也。所像者尊，則未參神位；所典者供，是下預臣頒。原典供之人，同主祭之役，吾非當職，子何錯引？由子切言，發吾深趣，理既明矣，勿複惑諸。在宋之初，暫行此抑，彼亦乖真，不煩涉論。邊鄙風俗，未見其美，忽遣同之，可怪之極！」

客曰：「有旨者斯論也！蒙告善道，請從退歸。」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